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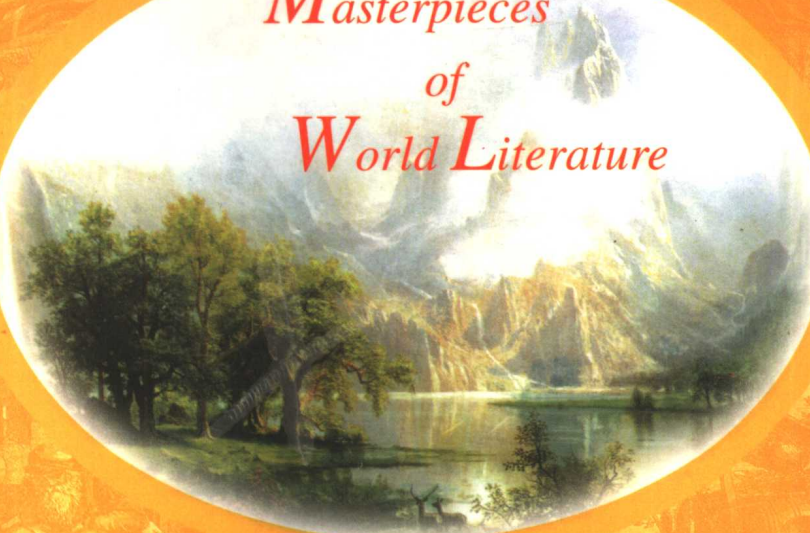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法国卷

I

悲惨世界

*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



上

雨果 / 著

冰 泉 / 译

悲 慘 世 界

[法] 雨 果 著

冰 泉 译

华 艺 出 版 社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1)
第二卷	沉 沦	(57)
第三卷	在一八一七年内	(109)
第四卷	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138)
第五卷	下坡路	(152)
第六卷	沙 威	(196)
第七卷	商马第案件	(210)
第八卷	波 及	(285)

第 二 部

第一卷	滑铁卢	(320)
第二卷	战船“俄里翁号”	(357)
第三卷	完成化对死者的诺言	(372)
第四卷	戈尔博老屋	(430)
第五卷	无声的狗群黑夜搜索	(444)
第六卷	小比克布斯	(474)
第七卷	公墓接受人们给它的一切	(481)

第 三 部

第一卷	从巴黎的原子看巴黎.....	(513)
第二卷	大绅士	(516)
第三卷	外祖和外孙	(522)
第四卷	ABC 的朋友们	(546)
第五卷	苦难的妙用	(558)
第六卷	星星相映	(563)
第七卷	作恶的穷人	(571)

第 四 部

第一卷	爱潘妮	(609)
第二卷	卜吕梅街的一所房子.....	(616)
第三卷	下面的援助也许就是上面的援助	(627)
第四卷	结尾不像开头	(632)
第五卷	小伽弗洛什	(639)
第六卷	欢乐和失望	(675)
第七卷	他们去什么地方?	(691)
第八卷	原子和风暴结为兄弟.....	(697)
第九卷	科林斯	(702)
第十卷	马吕斯进入黑暗	(712)
第十一卷	失望的伟大	(716)
第十二卷	武人街	(727)

第 五 部

第一卷	四堵墙中间的战争	(735)
-----	----------------	-------

第二卷	陷入泥泞心却坚贞	(770)
第三卷	沙威出了轨	(797)
第四卷	祖孙俩	(802)
第五卷	不眠之夜	(817)
第六卷	最后一口苦酒	(826)
第七卷	黄昏月亏时	(841)
第八卷	最后的黑暗，崇高的黎明	(850)

第 一 部

芳 汀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一八一五年，迪涅的主教是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虽然这些小事和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的本题无关，但为了全面精确起见，在此地提一提在他刚上任的时候，人们有关他的一些风闻与传说也并不是无用的。大众关于某些人的传说，无论是真是假，在他们的命运中往往和他们亲身所作的事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的儿子，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据说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继承那职位，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的习惯，在他十八岁或二十岁的时候，早早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结婚，据说仍常常惹起别人的谈论。他品貌不凡，虽然身材不高，但生得俊秀，风度翩翩，谈吐优雅；他一生的最初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中。革命爆发了，事变层出不穷，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打击，驱逐，追捕而东奔西散了。米里哀先生，当革命刚开始时便逃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子，因早已害肺病，死了。他们一

个孩子也没有。此后，他的一生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破落，流亡在外的人因传闻和恐惧，把发生在九三年的种种悲剧夸大得更为可怕，这一切是否使他消沉和孤独呢？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上，却能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东和温情中度日的他，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谁那样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

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尼奥尔的本堂神甫。他当时已经老了，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

接近加冕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知道什么小事，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的信徒们向上级有所请求，曾夹在一群显要人物中拜会费什红衣主教。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在前厅前候，皇上也恰巧走过。拿破仑看见这位老人用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瞧着我的那汉子是谁？”

米里哀先生说：“陛下，您瞧一个汉子，我瞧一个天子。彼此都还上算。”

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不久以后，米里哀先生非常惊奇地得到被任为迪涅主教的消息。

此外，关于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的传闻，哪些是真实的？谁也不知道。也很少有人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情况。

任何初到一个说话的嘴多而思考的头脑少的小城里的人总是够他受的，米里哀先生也不例外。尽管他是主教，并且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得受。总之，牵涉到他名字的那些谈话，也许只是一些闲谈而已，内容不过是听来的三言两语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说不上，照南方人的话来说，只

是“胡诌”而已。

不管怎样，他住在迪涅担任主教九年以后，当初那些小城市和小人们的闲话，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没有谁再敢提到，甚至没有谁再敢回想那些闲话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有个老姑娘陪着他，这老姑娘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汀姑娘。

他们的佣人马格洛大娘和巴狄斯汀姑娘同岁，现在，她有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的双重头衔。

巴狄斯汀姑娘身材瘦长、面貌清瘦、性情温厚，她是一个可敬的人。她长得不漂亮，圣洁的一生使她的身体呈现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时，她显得非常慈祥。青年时期的消瘦，转成了一种超凡脱俗的神韵，令人想见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人，处女也比不过她。她的身躯好像是一个透明的清影，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在人间的天女。

马格洛大娘又老又矮，又白又胖，整天忙忙碌碌、气喘吁吁，一则因为她操作勤劳，再则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们就按照仅次于元帅的礼节，把他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向他作了初次的拜访，他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回访。

一切安排完毕，全城静候主教行使他的职责。



迪涅的主教院和医院紧挨着。

主教院是座广阔壮丽、石料建成的大厦，是一七一二年的迪涅主教亨利·波惹在上世纪初负责兴建的。那确是一座华贵

的府第。其中一切都具有豪华的气派，主教的私邸，大小客厅，各种房间，相当宽敞的院子，具有佛罗伦萨古代风格的回廊，树木苍翠的园子。楼下朝花园的一面，有间富丽堂皇的游廊式的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那餐厅里公宴过一些要人。

这些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点缀着那间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用金字刻在厅里的一张白大理石碑上。

那医院却是一所低矮简陋的房子，只有一层楼，带个小小的花园。

主教到任三天以后参观了医院。参观完毕，他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正和我数过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彼此靠得太近了，一张挤着一张的。”院长又说。

“那正是我注意到的。”

“那些病房都是些小房间，空气很难流通。”

“那正是我感觉到的。”

“并且，即使是在有一线阳光的时候，那园子对刚刚起床的病人们也是很小的。”

“那正是我所见到的。”

“传染病方面，今年我们有过伤寒病人，两年前，有过疹子，有时多到百来个病人，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主教？”院长说，“我们总得将就些。”

那次谈话正是在楼下那间游廊式的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默了一会，突然转向院长说：

“先生，您以为我这个餐厅可以容纳多少床位？”

“主教的餐厅！”院长惊惶失措地喊了起来。

主教把那间厅周围望了一遍，像是在用眼睛测算。

“此地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随着又提高嗓子，“瞧，院长先生，我告诉您，这里显然有些不对头。你们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这儿三个人，却占六十个人的地方。这里有了错误，我告诉您。您来住我的房子，我去住您的。您把我该住的地方给我，这儿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的府上，主教却住在了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绝没有财产，因为他的家已在革命时期破落了。他的妹子每年领着五百法郎的养老金，正够她个人住在神甫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在他搬到医院的房子里去住的那天，米里哀先生就一次作出决定，把那笔款分作以下各项用途。这是他亲手写的一张单子。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
传教会津贴	一百利弗
孟迪第圣辣匝禄会修士们津贴	一百利弗
巴黎外方传教会津贴	二百利弗
圣灵会津贴	一百五十利弗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	一百利弗
各慈幼会津贴	三百利弗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费	五十利弗
改善监狱用费	四百利弗

囚犯抚慰及救济事业费	五百利弗
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	一千利弗
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	二千利弗
捐助上阿尔卑斯省义仓	一百利弗
迪涅，玛诺斯克，锡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 贫寒女孩的义务教育费	一千五百利弗
穷人救济费	六千利弗
本人用费	一千利弗
共计一万五千利弗	

米里哀先生在他当迪涅主教的任期中，几乎没有改变过这个分配办法。他把这称作“分配了他的家用”。

巴狄斯丁姑娘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了这种分配。米里哀先生对那位圣女来说，是她的哥哥，同时也是她的主教，是人世间的朋友和宗教中的上司。她爱他，并且极其单纯地无条件地敬服他。当他说话时，她俯首恭听；当他行动时，她追随伺候。只有那位女仆马格洛大娘，稍微有些不满。我们已经知道，主教只为自己留下一千利弗，和巴狄斯丁姑娘的养老金合并起来，每年才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妇人和老头儿都要靠这一千五百法郎过日子。

当镇上有教士来到迪涅时，如果说主教先生还有办法招待他们。那应归功于马格洛大娘的极其节俭和巴狄斯丁姑娘的精打细算。

一天——到迪涅的三个月后的一天，主教说：

“这样下去，我真有些维持不了！”

“当然啰！”马格洛大娘说。“主教大人连省里应给的那笔城区车马费和教区巡视费都没有要来。可从前的那几位主教，都是有的。”

“对！”主教说。“您说得对，马格洛大娘。”

他提出了申请。

过了些时候，省务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那申请，以“主教先生的轿车、邮车和教务巡视津贴”的名义每年给他三千法郎。

这件事使当地的士绅们大嚷起来。有一个曾经赞助雾月十八日政变的帝国元老院的元老，为这件事，他写了一封怨气冲天的密信给宗教大臣皮戈·德·普雷阿麦内先生。我们现在把它的原文节录下来：

“轿车津贴？在一个人口不到四千的城里，轿车有什么用处？邮车和巡视津贴？首先要问这种巡视有什么好处，其次，在这样的山区，路都没有，只有骑着马走。怎样走邮车？从迪朗斯到阿尔努堡的那座桥也只能够走小牛车。所有的神甫全一样，又贪心又吝啬。这个主教在刚上任的时候，还像个善良的宗教徒。现在却和其他人一样了，他非坐轿车和邮车不行了，他非享受从前那些主教所享受的奢侈品不可了。咳！这些臭神甫！伯爵先生，如果皇上不替我们清除这些败坏宗教的坏蛋，一切事都好不了。打倒教皇！（当时正和罗马发生磨擦。）至于我，我只拥护恺撒……”

然而，这件事却使马格洛大娘大为高兴。

她对巴狄斯丁姑娘说这下好了。“主教在开始时只顾别人，但现在也非顾自己不可了。他已把他的慈善捐分配完毕。这三千法郎总算是我们的了。”

当天晚上，主教写了这样一张单子交给他的妹妹。

车马费及巡视津贴

供给住院病人肉汤的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
艾克斯慈幼会的津贴	二百五十利弗
德拉吉尼昂慈幼会的津贴	二百五十利弗

救济被遗弃的孩子

五百利弗

救济孤儿

五百利弗

共计三千利弗

以上就是米里哀先生的预算表。

至于主教的额外开支，以及请求提早婚礼费、特许开斋费、婴孩死前洗礼费、宣教费、为教堂或私立小堂祝圣费、行结婚典礼费等等，这位主教都到有钱人身上去取，一取来就给穷人。

没有多久，各方捐赠的钱财源源而来。富有的和贫乏的人都来敲米里哀先生的门，穷人是来请求富人留下的捐赠。不到一年功夫，主教便成了一切慈善捐款的保管人和苦难的援助者。大笔大笔的款项都经过他的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稍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除了生活必需品，他没有添增任何多余的东西。

不但如此，因为好心肠的富人总不如受苦的穷人多；他白白地收进一些钱，却永远没有余款；钱总是入不敷出，于是他从自己身上搜刮起来。

主教们惯常把自己的教名全部写在他们的布告和公函头上。当地的穷人，由于一种本能的爱戴，在这位主教的几个名字中，挑选了对他们具有意义的一个，称他为卞福汝主教。我们也会经常用这名字称呼他。并且这个称呼很中他的意。

“我喜欢这名称，”他说，“卞福汝赛过主教大人。”



虽然主教先生的车马费都变成了救济款，他也没有减少他的巡回视察工作。迪涅教区是个苦地方。平原少，山地多，我

们刚才已经提到。三十二个司铎区，四十一个监牧区，二百八十五个分区。全部巡视，的确是个问题，这位主教先生却能完成任务。如果是去附近，他就步行；去平原，坐小马车；去山里，就乘骡兜。那两个年迈的妇人还陪伴着他。如果路程对她们太辛苦，他便一个人去。

一天，他骑着一头毛驴，到塞内士，那是座古老的主教城。当时他正身无分文，不可能有更好的坐骑。地方长官来到主教公馆门口迎接他，瞧见他从驴背上下来，觉得有失体统。另外几个士绅也围着他笑。

“长官先生和各位先生，”主教说，“我知道什么事使你们感到丢人，你们一定认为一个贫苦的牧师跨着耶稣基督的坐骑未免妄自尊大。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老实说，这样并非因为虚荣。”

在巡视工作中，他谦虚和蔼，更多的时候是闲谈，而非严厉的说教。他从来不把品德问题提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也从不向远处去找他的论据和范例，对某一乡的居民，他就常以邻乡的作为榜样。在那些对待穷人刻薄的镇上，他说：“你们瞧瞧布里昂松地方的人吧。他们使穷人、寡妇和孤儿具有一种特权，使他们可以比旁人提早三天割他们草场上的草料。如果他们的房屋要倒塌了，就会有人替他们重盖，不要工钱。这也可算得上是上帝庇佑的地方了。在整整一百年中，从没发生过一件凶杀案。”

在那些对于利润和收获物锱铢比较的村子里，他就说：“你们瞧瞧昂布伦地方的人吧。万一有个老人在收割时，因儿子都在服兵役，女孩也在城里工作，而自己又因为害病不能劳动，本堂神甫就把他的情形在宣道时提出来，等到礼拜日，公祷完毕，村里所有的人，男的，女的，孩子们都会自愿到那些有困难的

人的田里去帮助他们收割，并且替他把麦秸和麦粒搬进仓去。”而对那些因银钱和遗产问题而导致分裂的家庭，他就说：“你们瞧瞧德福宜山区的人吧。那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地方，五十年也听不到一次黄莺的歌声。可是，当有一家的父亲死了，他的儿子便各自出外谋生，把家产全都留给姑娘们，好让她们找得到丈夫。”如果是在那些告状成风，农民多因此而倾家荡产的镇上，他说：“你们看看格拉谷的那些善良的老乡吧。那里有三千人口。我的上帝！那真像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他们既不知道有审判官，也不知道有法官。乡长处理一切事物。他分配捐税，凭良心向各人抽捐，义务排解纠纷，替人分配遗产，不取酬金，判处案情，不收诉讼费。大家对他都信服，因为他是那些简朴的人中一个正直的人。”在那些没有教师的村子里，他又谈到格拉谷的居民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办吗？”他说，“一个只有十家到十五家人口的小地方，自然没有能力常年供养一个乡村教师，于是他们全谷公聘几个教师，在各村巡回教学，在这村停留八天，那村停留十天。那些教师常到市集上去，我常遇见他们。我们只须看插在帽带上的鹅毛笔，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些只教人读书的带一管笔，教人读又教人算的带两管，教人读算和拉丁文的带三管。他们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做一个无知无识的人是可羞可耻的事！你们向格拉谷的居民学习吧。”

他那样严肃地谈着，像父兄那样；在缺少实例的时候，他就创造一些深入浅出的话，用简单的词句和丰富的想象，达到他的目的；那正是耶稣基督的辩才，能自信，又取信于人。